



5

著
者

裸戀

LUOLITAN
四川文艺
出版社

9 • 1989 • 1989 • 1989 • 1989 • 1989 • 1989 I247.5
2575

裸恋・裸恋・裸恋

廖汀 著

四川文艺

出版社

• 成都



B 573033



责任编辑：张新泉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版面设计：龙小龙

书名 裸恋

作者 廖汀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印刷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

1989年1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.25

印数 1—50,000册 字数 155千

ISBN 7-5411-0381-0/I·356

定价：2.40元

苏盈盈拿起白色的手袋，旋身向门外走去，刚到门边，电话铃声忽然响起。

她怔了一下，停在门边有几秒钟的时间，轻吁了口气又趑趄转身来接听。

“我是徐敖，还记得我吗？”对方年轻、低沉、富有磁性的声音，听来有点印象，却一时记不起在哪儿见过。

“徐敖？”她嚼着这个名字沉吟了。

“如果苏小姐还没有忘记日月潭之行的话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不等对方说完，突然一挺拔的影子闪过脑际：“你就是那位义务导游，徐敖徐先生是吗？”

“感谢天，总算我还给你留下了点印象。”

“对不起，快一个月了，没见到你的人，光听声音，一时还真难分辨。”

“你说过，我可以去看你的。”

“当然，非常欢迎。”

“现在方便吗？我马上就过来。”

“现在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有应酬，马上就要出去。”

“晚上呢？我是说八点以后。”

“这……”她为难的沉吟起来。

今天的晚宴，是她三哥三嫂作东，席设天母家里，特地为她邀约了不少二三十年未见的至亲好友。她是主客，能不去吗？而且可以想象，隔离了那么多年，要谈的话题太多，

一开了头，可能就没完没了啦。

“很抱歉，”她委婉地说：“晚上的时间，我无法控制。我看还是改天吧。”

“改在哪一天呢？”

“我们再电话联系好了，真对不起，我得走了，再见！”不等对方回话，她已把电话挂了。

当她转身离去时，心里感到很抱歉，这样做显示自己没教养、没风度、没诚意，给对方是难堪，也是伤害。

——我是怎么呐？无声地问着自己，锁上门，朝电梯口走去。

——也许是潜意识作祟吧！总以为他太年轻，长相又太英挺，她不是十八九岁花样的少女，一个四十出头，结过婚、又离婚，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的女人，还有什么条件吸引他呢？因此对他刻意接近她的目的和动机，不无怀疑，也深具戒心。

因为苏盈盈第一眼发现他时，就给了她很大的震撼，那潇洒自如、英挺不凡的外表，服饰是那么考究、气质是那么高雅，很有点大明星的味道。而他的长相又接近李小飞，但比李小飞更飞扬、更突出、更具野性。

后来混熟了，她很好奇地问他：

“你的外表非常适合拍电影、或演电视，为什么不走演艺的路。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成为大明星哩！”

“如果你是星探，很有那种可能。”他扬扬眉，笑笑说：“不过我这个人有个毛病——怕出风头，怕出名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总认为，做名人也好，做个明星也罢，都太不自由

了，哪比我做广告业务员兼导游来得惬意，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高兴去哪就去哪儿；不会有人追踪我，挖掘我的内部消息，绘声绘影，给大众去传播。”

“你是个浪漫主义者。”她睨了他一眼。

他倏然收敛了笑。“我也有严肃的一面。”

那一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她没问，他也没解释。

在日月潭停留了三天，一有空他就来找她聊天，或带她去划船、登上光华岛散步，足迹遍布了整个日月潭。

他很健谈，知识广博，颇具语文天才，英、日语都很擅长，他们谈话的范围，从个人的喜好、人生态度、职业、到社会观……无所不谈，他们的观点，有很多颇为相似，她惊异的发现，他的思想已超越了他的年龄。

他这次到日月潭，是陪一对日籍老夫妻来观光、旅行的，下一站是垦丁、澄清湖、台东、花莲、然后回台北。

她也简单的介绍了她自己：她是来自美国的华侨，学的是服装设计，工作了十多年，已使她成为有名的服装设计师了。她对工作一向很专注，全部投入，致使她忽略了家，忽略了丈夫和孩子，导致她走上婚姻的绝路。如今她身心俱疲，只身飞来台北，藉探亲、旅游，暂时挥忘那缕缕恼人的烦丝。

听了她的陈述，他同情的望过来一眼：

“有什么打算呢？留下来，还是回去呢？”

她轻晃了下头：“目前我还没考虑……”

临别的那天，他依依不舍，要求说：

“能再见到你吗？”

从那凝定的眼神，她读出了“诚意”二字，便毫不考虑的留下了这家饭店的名字和房间号码。

算算日子，该是他陪那对日本老夫妻，环游宝岛一周，刚回到台北不久吧。

他诚恳的履行诺言，而她却有拒人千里之外之嫌。心里实感过意不去，但又无可奈何。

她站在饭店门前，面对着人车汹涌的忠孝西路，她有点茫然若失的感觉，抬起腕表一看——七点三十二分啦！

——糟糕！他们一定等得快发疯了！

立刻挥手拦了一部计程车，拉开车门钻了进去，吩咐司机说：

“天母。”

苏庆云的家，位于天母二路中段碧翠华夏二楼，近六十坪，分隔成五房两厅，布置得富丽堂皇，宽敞的客厅，此时正高朋满座，播散着热闹的气氛。

“盈盈怎么还没来，庆云，打个电话去催催。”

“刚才我已经打了，服务生说她早已出门了，也许中山北路那一带车挤，耽误了。”庆云歉意的说：“对不起，让大家久等了。”

“盈盈刚来台湾不久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又没来过这儿。出门要是碰上一个恶司机，载着她猛在大台北兜圈子，不知会兜到什么时候。”

“是啊！”有人附和说：“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有的实在可恶，专门欺负外来的观光客，形同敲诈。”

女士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此一话题中，纷纷述说各自的见闻和经验，设想盈盈可能遭受的困扰。

庆云趁空走到客厅的另一端，几位男士，正热烈的讨论股市行情，庆云悄悄把楚云拉到一边，轻轻说：

“楚云！今晚的机会你可要好好把握啊！”

楚云一头雾水，搞不懂他是指什么而言。

“你是说……？”

“当然是我的宝贝妹妹盈盈呀！”

“盈盈？！你？”

“她刚离婚，而嫂夫人去世也快三年了。你和盈盈又曾经有过一段情，如今不正是你们续前缘的时候吗？”

楚云这才恍然大悟，但却不以为然：

“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，彼此的思想，人生态度都有了改变和差距，还可能话说从头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，你要有信心才行啊！除非你对她完全忘情。”

“盈盈的脾气倔得要命，你是她的亲哥哥，还有不清楚的？当年她是绝情而去，如今她肯回头吗？”

“回不回头就在乎你的手段了。”

楚云仍是苦笑摇头，毫无信心，因为他太了解盈盈的个性了——说一不二，绝不服输。

“如果你们能重拾旧欢，结为连理；以你的财力，她的刚华、我的点子，在服装界我们定可闯出一番新的局面来。”庆云一双手搭在楚云的肩膀上，轻抚着，半鼓劲，半诱惑地说。

“在事业上，我倒希望与你们兄妹合作，不知道盈盈是否有这个意思呢？”楚云避开正面的话题，委婉地说。

“这件事，我会跟她讲的，你只要在感情上下功夫就成了。”

“嘿！”楚云笑笑，不再说什么。

他已是近半百之人了，庆云是何居心他还有不清楚的。只是不肯点破而已。

楚云是学化工的，来台湾后，以小本经营了一家化工社，二十年下来，从一家化工社，扩展至三家颇有规模的工厂，以各类塑胶品行销海内外。赚了几亿的家当，又转投资到建筑，和家电业方面，且均有斩获，捞了不少。

庆云处心积虑想拉拢他和盈盈的感情，无非藉重彼此所长，像代销某项产品样，光凭关系与交际手段而坐收渔利。

门铃忽然响了，庆云嚷着：“一定是她！”急不可待的朝门边奔去。

“慕云，慕娴！”他的妻子把一双儿女也叫了过来。

门开处，盈盈婀娜的身影闪亮着一团吸引人的光彩。她的装扮异常淡雅，却透着高贵的气质。

——黑色的七分裤，金色缕花的腰带、白色的丝质衬衫，领户镶以黑色的荷叶边，脚套白色的高跟鞋，脖子上一串白珠项链，再配以一对白珠耳环，长发拢上去梳了个朝天髻，再以闪亮的钻石发圈扎住，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，而又不失庄重。

“盈盈！你怎么搞的？”庆云轻声埋怨说。

“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！”她歉意的笑着，闪身走了进来。

“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”淑娴挽着她，招呼两个孩子：

“慕云！慕娴！还不快叫姑姑。”

二十一岁的慕云和十九岁的慕娴，齐踊上来，亲热的叫着：“姑姑！姑姑！”

“哇！两个小家伙都长这么大了。”盈盈惊异地望着两

个孩子：慕云酷肖母亲，单薄、瘦小。五官清秀，是个内向、腼腆、害羞的大男孩。慕娴比较接近父亲，活泼、外向，一望而知，是个强出风头型。

“谁说不是呢？十八年啦！他们大了，我们也老了。”淑娴感喟的说。

“姑姑才不老咧！”慕娴挨近盈盈，抱住她的手臂，头靠在她的肩胛：“她不像是我的姑姑，倒像我的姐姐。”

“慕娴！怎么愈大愈没规矩了呢？”淑娴叱责的瞪了女儿一眼：“姑姑是长辈，讲话怎么没大没小的呢？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嘛！姑姑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七八岁，怎么说她老了呢？”

“哈！小慕娴真会拍姑姑的马屁。”盈盈轻搂住她说：“来，姑姑赏你一件小礼物。”

打开皮包取出一条坠着翠玉的K金项链，给了慕娴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给慕云的是一对金笔。

“谢谢姑姑！”

两个孩子捧着礼物雀跃万分。

“进去吧！客人还等着哩！”庆云催促说。

盈盈一走进客厅，就感觉一股慑人的气焰，仿佛主人将全部家当呈现你的眼前，争着要向你炫耀些什么。

——看来他们是真的发了。盈盈打量着四周，暗自捉摸，据她所知，庆云夫妻都有一套拢络人的方法，早年做导游，搞旅行社。这几年又在做贸易，职业养成的迎奉与灵活的交际手腕，夫妇俩又能长袖善舞、呼风唤雨、洒豆成兵，凭赤手空拳，创下了这一大片家业，她佩服他们，但并不表示她内心的崇敬。

“她是我们家的一只凤凰，如今在美国早已名成利就啦！”

夫妻俩一左一右挟持着她，象展览一颗稀世珍宝，炫耀在众亲友之前。

“噢？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引来不少赞叹和艳羡的目光。盈盈真有点受宠若惊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三哥一向对他大呼小叫的，从没轻言细语和她说过一句话。尤其在香港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，兄妹的感情恶劣到了极点，成天打得头破血流，不像手足，倒像仇敌。她受尽了委曲，也寒透了心。离开之后，从不愿去回忆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，更不愿触景伤情，十八年来，他们兄妹从未见过面，最多通通信而已。

今天，一向暴戾的三哥竟对她如此礼遇，是因为彼此成熟了、老了、善于伪装了；还是因为时间的隔离；而使亲情复苏，珍惜起这份手足之情了呢？来不及细想，有人向她招呼着：

“盈盈！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你是……？”凝视着眼前这位天庭开了顶，面部长满了老人斑，肚凸腰肥，衣饰华贵的老年绅士，轮廓有那么一点印象，但却记不起他是谁了。

“他是汤叔叔，在上海的时候是我们家的常客，你忘了？”

——汤叔叔？汤志伟汤叔叔？！会是他吗？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还见过，怎么一下就老成这样了呢？

在盈盈的印象里，当年的汤志伟，在父执辈中他有三个“最”——最年轻、最英挺、最讲究衣著，走到那儿，都如玉

树临风，风度翩翩，吸引了不少异性。如今的他，流光已荡尽了他的风采，变得如此老丑！

——唉！岁月真无情啊！她感喟了。

“汤叔叔！”她轻唤一声：“多年不见，恕我眼拙。”

“不！是我改变太多了。”

“哟！当年的小公主，如今变成雍容华贵的皇后啦！要是在街上见了，我还真不敢认。”

说话的是杨阿姨，虽还不是鸡皮鹤发，但也老得可以了，旧时的她，不也一样风华绝代吗？

“盈盈！别人你可以不记得，但是他，你一定不会忘的。”庆云夫妻将她引到一位中年绅士跟前站定下来，嘻着脸儿说。

盈盈朝对方望过去，目光相接的刹那，她怔住了：

“楚云！？”

“盈盈！多年不见，很意外是吗？”

“真的很意外。”盈盈大方地伸出手和他握了握，楚云未立即接上腔，憨厚地笑着。

盈盈觉得他仍未改往昔的木讷，只是身躯变粗了，两须染上了霜露。

“你们是老同学，老朋友，多聊一会儿，我跟淑娴去招呼一下，马上开饭。”庆云说完拍拍楚云的肩膀，冲盈盈笑笑，递个眼色给妻子，便相偕离去。

“嫂夫人呢？没来？”盈盈在他旁边的单人沙发坐了下来。

“两年前已经过世了。”

“噢！？”盈盈愕然的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甚么，早已事过境迁了。”

“孩子呢？”

“住在香港他们的外婆家。”

“唔。”盈盈漫应着：“听说你在台湾很得意，生意做得很大。”

“台湾的大企业家多的是，我那点小局面，算不了什么。比起你的成就，却使我有、一事无成两鬓斑”的感叹”。

“你太谦虚了，你的成就有目共睹。”她说：“我不值一提，刚从人生战场上败退下来，有什么可以向人炫耀的？”

“怎么能那样说呢？事业是事业，婚姻是婚姻，不能混为一谈。”

“嘿！”盈盈咧嘴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“大家请入席吧！”庆云在餐厅门口大声招呼。

客人们纷纷起身朝餐厅走去，楚云站了起来，对盈盈说：“请吧。”

两人相偕入席。

慕云和慕娴早吃饱，拿了钱出去玩乐去了，客人共八位，加上主人夫妻，正好凑成十全十美，圆圆一桌。

坐下之后，盈盈举眼望去，在座的男女，似乎全与她的记忆脱了节、变了样。而她自己也不再是童稚无邪，眨眼间已步入心事浓如酒的中年，半生的经历，足够她写一本洋洋洒洒的大书了。

席间，彼此不免怀旧忆往一番，许多已湮灭的记忆，又在笑语杯酒中复活，许许多多“那时候”不断从他（她）们

口中涌出……

——那时候盈盈的父亲——苏震华，是上海商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做的是进出口五金生意，分行遍及全国各地。为人豪爽，出手阔绰。这群人大多跟他有生意上的往来，也是吃喝玩乐的好搭当，一有空，就聚在酒楼舞榭中风花雪月。尽兴地去享受生命，享受青春，算得上是风月场中的高手。

“我在商场中这点根基，还是当年跟苏大哥跟出来的。”汤志伟慨然说。

这话不假，盈盈最清楚，年轻时候的他，把父亲当偶像，成天跟着他东西南北，不单是学做生意，盈盈以为他这套吃喝玩乐的“本领”，恐怕也是脱胎于他的父亲哩！

“说真的，受苏大哥好处的人，又何止我们这几个。”

——是的，父亲一生重义轻财，帮助过不少人，后来到了台湾，还因周转不灵开了空头支票，被法院通辑，有效期间那几年，父亲东藏西躲，这些人中，不知有谁帮过他的忙？盈盈沉沉的想：当然，父亲的“花”也是出了名的，在上海、在香港、在台湾，他的身边总围绕着不同风韵的女人。

三十八年春，母亲实在无法忍受他风流成性的恶癖，痛定思痛，毅然和他办妥了离婚手续，协议大哥二姊跟母亲回到金华老家。五岁的她和八岁的庆云便跟父亲搭船去了香港，寄居在姑姑家。

父亲为了便利他个人享乐，不愿影响儿女对他的观感，便把他们兄妹留置香港，只身去了台湾，按月寄生活费和零用金给他们。庆云比她大，处处以长兄姿态欺压她，霸占了所有的零用金，高兴给她多少，就给她多少，拔扈得要命，后来终于因此兄妹闹得水火不相容。

盈盈总认为父亲是位绝对的享乐主义者，一生无拘束无追求其自身的快乐，而遗忘了他人，甚至他的亲生骨肉。

她一度曾恨过他的父亲，深深的。就是在她极端贫困中，也没有向父亲伸过援手。既然父亲把她视为累赘，她为什么不自立要去依赖他呢？所以她一直在刻苦奋斗，不断创造自己，堆积财富。

“你父亲过世那年，都以为你会回来，结果还是让大家失望了。”

林伯伯一头银丝，满面红霞，七十三岁的老人了，仍显得神采奕奕。

“那时候我……”她嗫嚅着。

“盈盈一向好强争胜，事业心又重。”淑娴抢过她的话说：“在美国这十几年，好像把在台湾的至亲好友全忘了，一心一意发展她个人的事业。”埋怨的眼神朝向她闪烁。

她没搭腔，淡淡一笑便把它带过去了。

父亲过世，她没回来奔丧，那是很不幸的巧合。因她正在为留居大陆的母亲和哥嫂全家来美探亲到处奔走安排一切。如果她离美返台，母亲他们去了便无人照料，也失去了探亲的意义。何况他们出来一趟不容易，申请了三年，历经了重重困难才如愿以偿，踏上了旅途。她怎么能立即阻止他们成行呢？实在狠不下心来。怀着“毋为死者流泪，多为生者悲哀”的心情，毅然留了下来。

当她把父亲病逝台北的消息告诉母亲时，苍老、枯瘦的面颊上掠过一抹哀戚，瞬息即逝，没有流泪，也没有叹息，平平静静的说：

“他这一生也应该满足了：别人没享受过的，他都享受

过了；别人没玩过的，他都玩过了。现在死正是时候，要是等到七老八十玩不动了。孤伶伶一个人，坐吃等死，那才悲哀哩！”

她和母亲及大哥一家，特假附近一座小教堂，为父亲在天之灵举行了一次追思弥撒，略表心意。

“妈和大哥他们，由美返大陆，路过香港时，我本来打算赶去与他们会面的，不巧公司临时发生了事故，非亲自处理不可，他们又无法久留，”庆云遗憾的说：“唉！只有等下次机会了。”

——还有下次吗？也许，或者……她沉沉地想：人生有很多事都是突突然然的来，由不得人预做安排，偶然的聚聚散散，偶然的生生死死，概略了整个人生，渗透了、看穿了，也就无所谓了。

席间，免不了会问到她在美的一切，她均概而述之，不加任何注译，至于失败了的婚姻，她略略提了提，仿佛是谈别人的事，未曾透露她心灵的哀戚与惶惑。好强的她，绝不愿让人窥知她千层帷幕后的隐私，尤其在她兄嫂面前，更不愿扮演一个失败的角色，乞求同情和怜悯，她的毅力和勇气，足够她去承担一切。

“盈盈！我看你就别回去了，留在台湾，不管做什么，我们都支持你。”汤志伟已喝得可以了，满脸通红，豪语如珠。

“盈盈是学服装设计的，当然应该在服装界发展。”庆云嘻着脸儿，藉着几分酒意，望向楚云：“老哥！你有没有兴趣，我们搞一家服饰公司，或模特儿训练班什么的，让盈盈来主持。”

“没问题，只要盈盈一句话，我全力支持。”楚云豪迈的说。

“既是这样，盈盈！你就真的别走了。凭你的才华，凭你的经验，还怕搞不过王碧莹她们？”杨阿姨鼓励她：“只要你出面主持，我也搭一股。”

盈盈见大家如此热烈支持她，内心深为感激，但她并无此打算，便委婉的说：

“谢谢大家的好意，不过目前我还没考虑这些问题，将来如果真有需要大家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先告诉各位。”

她不想以自己为中心，便把话题岔开，主动询问起在座诸亲友的近况。

汤志伟依然孤家寡人，身边的林小姐是他的新欢，三十余岁，浓装艳抹，姿态妖娆，一望而知绝非良家妇女。

他的人生哲学跟盈盈的父亲甚为接近——极端的享乐主义者。他的理论是：

“人活一世，最多不过七八十年光景。除掉成长、受教育、刻苦奋斗、及老迈后的岁月，真正剩下留给他享受的不过三四十年，如不好好把握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所以人活着就应该尽量去寻找快乐和幸福，避免忧伤和痛苦，更勿自寻烦恼。”

不错，人是为自己而活，但也可兼善天下。人与人之间是互为因果的，若是为了自身的快乐、幸福而侵犯或剥夺了别人的快乐和幸福，这种观念与行为，是她无法苟同的。

杨阿姨的先生是前年过世的，留给她一大笔遗产，净够她任意挥霍了，虽无子嗣，乾儿子、乾女儿却不少，整天陪她游山玩水，吃吃喝喝，打打麻将，日子过得蛮惬意的。